



10月29日，“中华文化天府论坛——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在广汉市举行。中国考古学会成员，四川省考古学会首任会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杰出教授霍巍发表了主旨演讲，以《拓宽三星堆文明认知的新视野》为题，结合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现，分享了关于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的研究成果。

霍巍认为，认识三星堆文明有3个重要的维度需要把握，分别是三星堆与古蜀文明的关系、与中原文明的密切联系、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比较互鉴。

研究三星堆文明的维度

用比较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待三星堆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能够获得不一样的收获。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眼形器表现了古蜀人的眼睛崇拜，而古埃及也有眼睛向外突出的器物；三星堆的太阳轮形器与叙利亚出土的彩陶壶“撞脸”，简洁直观的太阳造型如出一辙。

如果从中华文化交流的宏大视野上看，三星堆所处的中国青铜时代与域外文明产生交流影响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有可能吸收某些外来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古蜀地处交通要冲，汉武帝派遣张骞“凿通”西域，开拓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其动因之一就是因为在中亚、南亚发现了从蜀地输出的蜀布、枸酱、邛竹杖等特产。

谈及如何去阐释三星堆文明的文化历史意义，霍巍认为，文化比文明的范围更宽广，文化以符号作为象征，所有的人类行为和行为产生的文化都来源于对象征符号的使用，艺术宗教就是特定的文化表现。

阐释三星堆文明的意义

三星堆考古最大特色是出土了青铜面具、头像、各类人像或神像等一批具有浓厚神秘色彩、造型夸张怪诞的器物群，尽管迄今为止尚无法对其进行准确命名以及进行具体功能推断，但总体上可认为其与神灵、祭祀、沟通天地这类介于“人神之间”的行为活动有关，所以考古界多数人主张将8个器物坑均命名为“祭祀坑”。

而这一罕见的仪式特点，与历史上的颛顼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等原始仪式相契合。证明类似仪式场景的文物已经在三星堆出土了，例如8号坑出土的神坛有一个完整的祭祀、仪式的场景。

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神兽同样值得注意，比如龙形有翼神兽，具有鸟类飞升的意义；比如猪的图案出现在龙的背景下，可以联想到古人认为“猪知天时而生育能力强盛”，早期先民以猪作为北斗的象征，这和三星堆之间的联系能否成立？霍巍认为，虽然目前还有待讨论，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新思路导向。

关注三星堆考古的现象

在发言的最后，霍巍还分享了在三星堆考古中发现的重要现象。

第一是朱砂的发现。朱砂是重要的国家资源，存在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表面和木箱子里。

第二是象牙的使用。在一些研究殷商时期的重要文献中记载，象牙是重要的祭祀材料。金沙遗址出土的肩



霍巍



青铜神树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金杖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官方微博



青铜纵目面具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官网

扛象牙纹玉璋，描绘了古蜀人用象牙祭祀的场景。三星堆5号坑出土的象牙经过了加工，有雕刻等工艺，这为研究象牙等功能提供了线索。

如何拓宽三星堆多学科研究的新局面？霍巍建议，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在霍巍看来，多学科的联合攻坚不仅仅在于自然科学，还要发挥人文学科的重要作用，除了考古学之外，还有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中医药学中的神话学、艺术学等等都应参与进来。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实习生 何雨婷

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霍巍：多学科联合攻坚

拓宽三星堆文明 认知新视野

金杖、青铜神树、丝绸…… 段渝“解码”青铜时代神权文明



段渝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型青铜雕像群，到底意味着什么？三星堆出土的神树，是否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扶桑”“若木”“建木”有关？带着这些疑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三星堆文化与青铜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段渝对此展开了演讲。

金杖与雕像是神权的物化表现

首先，段渝将话题放到了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金杖和雕像上。在他看来，金杖与雕像是神权政体的物化表现。“三星堆金杖有着多种特权复合的象征意义，标志着王权（政治权力）、神权（宗教权力）和财富垄断权（经济权力）。这3种特权的同时具备，集中赋予一杖，象征着蜀王所居的最高统治地位，意味着夏商时代的古蜀王国，是一个典型的神权政体。”

段渝还指出，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大批各式青铜人物雕像，它们的服式、冠式、发式各异，显示了不同族类的集合。“它们所展示出来的图景是以作为古蜀群巫之长的青铜大立人为中心，以作为西南各族首领的青铜人头像为外围所形成的有中心、分层级的人物像群，用以象征古蜀王国以宗教掩盖政治，以文化代替暴力，使控制合法化的现实情况，展现出三星堆神权政体在跨地域政治社会中的强大统治。”

青铜神树是沟通天人的“天梯”

造型精美又栩栩如生，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神树，曾让无数网友试图解读其中所暗藏的古蜀谜语。在论坛中，段渝引用了《山海经》《淮南子》等古文献中对于“扶桑”“若木”“建木”的记载，认为学术界可进一步将关注放到“建木”的描述中。在段渝看来，青铜神树是三星堆神权政治领袖往来于天人之际传达神意的“天梯”。“而神树上的飞龙，是古蜀王的登天工具。人面立鸟，则意味着神人借助于神鸟可以登天。在古蜀人的诸神中，惟有众帝能够上天还下，高居于群神之上。”

最后，段渝还将目光放到了2019年以来三星堆丝绸痕迹和丝蛋白的发现中，他认为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丝绸，是神权政治权威的象征。“这表明，三星堆文化时期，不但三星堆的丝织工艺和丝绸使用已普遍存在，丝织工业达到很高水平，而且丝绸已经成为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的重要象征和物化体现，同时表明丝织业已是三星堆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献华： 以亚欧大陆青铜时代宏观视野 看三星堆文明

从大兴安岭到河西走廊，穿过大凉山到云贵高原，这一自东北向西南形成的文化地带，在考古学上被称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内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有着大量相似的特征，难以用“巧合”来形容。三星堆正处于这个文化带的核心位置。

10月29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王献华作了题为《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三星堆文明》的演讲。

王献华在演讲中提到，两河流域文明原本是他研究的主要领域。公元前16世纪至前10世纪，西亚北非文明从晚期青铜时代相对稳定的“大国均衡”进入早期铁器时代相对混乱的“文明崩溃”状态，也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而这个时期正是以三星堆-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时期。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王献华将目光投向三星堆，做了大量对比研究。

本次主旨演讲，王献华就站在亚欧大陆青铜时代的大背景下，以宏大的视野切入三星堆文明。“交通线”和“力量场”是王献华主旨演讲的关键词，他认为，作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的重要一环，三星堆文明正处于当时中华文明塑形时期的重要节点，也处于地理交通线的大动脉上，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场，影响了中华文明进程。

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